

失踪的小美

□张军霞

苏阳本来可以有更加锦绣的前程，但他执意要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支教。山村很小，一共只有20多户人家。学校的隔壁，住着一个叫小美的少女。从苏阳来报到的那天开始，村支书就叮嘱小美，多照顾苏阳的生活。

小美没怎么上过学，只有小学毕业生的文化水平。她有着乌油油的大辫子，微微一笑，嘴角总有两个好看的小酒窝。素面朝天的她，一颦一笑，都那么淳朴自然。

苏阳的心，很快就被小美打动了。他喜欢在一天的忙碌结束之后，静静地躺在草地上，为小美讲述外面的世界。他还告诉她，自己之所以来这里，是为了逃婚。父亲是老板，他刚刚大学毕业，就被父亲安排到公司上班，并且以闪电般的速度让他去相亲，而那个脸上涂着厚厚脂粉的女孩，她的父亲正是苏阳父亲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我不愿意被别人安排我的人生，哪怕是父亲也不行。那样，我岂不是成了玩偶？”苏阳愤愤地说着，忽然心血来潮，从箱子里拿出一本《玩偶之家》，兴冲冲地为小美读了起来。小美喜欢听苏阳说话，更喜欢听他读书。从认识他的那天开始，她就感觉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了。

他们恋爱了。小美的母亲忧心忡忡地说：“丫头，别傻了，他不属于这里，早晚会的离开，等到那时，伤心的只能是你。”

“娘，他说喜欢这里的青山绿水，也喜欢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的。”小美痴痴地说。母亲叹息着，悄然转身离开。

那天黄昏，苏阳又一次为小美读书，然后无限憧憬地说：“再过两年，我们就结婚。我要为你建一幢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屋，在这青山绿水的地方相守一生。我们，还会生好几个可爱的孩子……”

不知怎么的，小美沉默了，她忽然想到：如果真的这样生活一辈子，那自己的命运和母亲又有什么区别呢？她也是生了好几个孩子，一生从未离开过山区……

“我还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你带我去，好吗？”小美撒娇地说。苏阳摇摇说：“不，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却非常复杂，它并不适合你这样淳朴的女孩。”

不久，暑假到了，苏阳说要回城一趟，买些东西回来，顺便回去探望一下父母和朋友。“你带我去，好吗？”小美无限期待地说。苏阳笑了笑，说：“现在还不行，将来一定会的。乖乖等着，我会带礼物给你。”

一个月之后，苏阳回来，却找不到小美了。她的母亲说，在他离开之后不久，



小美坚持也要进城，说是如果不看看外面的世界，这辈子活得太窝囊。

小美给苏阳留下了一封信，上面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我不愿意被别人安排我的人生，哪怕是爱人也不行。那样，我岂不是成了玩偶？”

苏阳找了很多地方，始终都没有小美的踪影。山村成了伤心之地，他再也呆不下去，终于回到灯红酒绿的城市，回到父亲的公司。

多年之后的一天，苏阳打开电视，忽然看到一组熟悉的镜头：那不是他曾支教过的小山村吗？随着画面的变化，镜头中出现了一个红衣女子，画外音里说：“她曾从山里走出去，拼搏多年之后，却又回来了。因为，她和自己的公司要一起努力，让山外面的人看到家乡最美的风景……”

那个红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失踪的小美。

这时，妻子端了一盘水果过来，发现他神情不对，急忙问：“你怎么了？”

他站起来，轻声说：“外面起风了，是不是要下雨？”独自站在阳台，他忍了很久的泪水，终于悄然滑落。



插图：严勇杰
投稿邮箱：ljz@cmb.com.cn

王妈

□周颖

王妈，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对王老师私下的昵称，既说明她像妈妈一样尽心，又像妈妈一样苛刻。

王妈教书育人已有三十载，桃李遍布天下。我们是她最后一届学生，等到将我们送达高考考场时，她便也到了退休的时间。自然，她很想她最后的这些学生们可以成为她教学生涯最终完美的句号。

王妈平日不苟言笑，对我们十分严厉，但我们也还算争气，每次大考小考也从没丢过年级第一的宝座。可那次不知是怎么了，王妈破天荒第一次在大考前几天的自习日里没有来教室坐镇监督我们复习。一直到会考的前一天，教室里充斥的仍然是闹哄哄的声音。王妈仅仅是在快下课之前来到了教室，似乎有些犹豫，过了一会儿便问我们对于第二天的考试有没有信心。我们都信心满满地回答了：“有！”继而她说：“有信心就好。我一直都很相信你们，那么今晚早点休息，明天好好发挥。”

过了些日子，会考成绩出来了。几个平素成绩遥遥领先的同学上网查询后都表现出万分低落的神情，这大概已经预示了对于我们考试前的放肆的惩罚。之后全校张贴了成绩，我们班果然惨败，不仅没能蝉联第一，甚至只是屈居第三名这个与我们班扬名在外的名声极不相符的名次。

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王妈并没有斥责我们，甚至没有在课上发表她一贯苦口婆心的长篇大论，直到快下课的时候才提及了这次会考成绩，却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类似于悲伤或者失望的心情。但简短又不失力度的那句“学习是靠自己的”，让大多数人都低下了头。

下课之后，我想要王妈帮我解答假期时所摘录累积的疑难问题，便去了她的办公室。但在办公室里却没有发现她的身影。我打算坐下来等她回来，在拉凳子时却一不小心带落了办公桌上一个黄色的牛皮信封。在要捡起信封时，我瞥见了从信封中滑出的一张A4纸正上方赫然写着“退休申请书”这五个大字。万分惊诧的我将剩余的纸也抽了出来，果然申请书未署着王妈的大名。不是等我们高考结束才退休吗？怎么提前了呢？又看到“原由”里，王妈对于我们班级这次会考第三的名次向学校作出了检讨，我便大概明白了其中的一些奥秘。

拖着略微沉重的步伐，我从办公室出来，却又刚好听到隔壁班的班主任眉飞色舞地跟身旁的老师分享着自己的喜悦之情：“这次我们班终于超过王老师的班了，真是等到出头之日了。真希望这样的势头可以保持到高考，哈哈。”

我默默地回到班级，坐到自己的位置上。由于王妈还没到教室，本该自习的教室里仍闹哄哄的。周围的同学意识到了我的低落，都问我怎么了，是不是被王妈批评了。我攥了攥拳头，站起来很大声地喊道：“安静一点，你们知不知道王妈都要提前退休了？都是因为我们，能不能自觉一点啊！”随着我略微发抖还带着哽咽的声音慢慢消散在空气中，大家都安静了。

几分钟后，王妈踏着匆匆的步伐赶来教室。我们都抬起头，停下奋笔疾书的手，端正地坐着，齐刷刷地看着她。“看来你们都知道了啊。没错，我要提前退休了。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人年纪大了，精力也没那么旺盛了，跟你们的代沟也越来越大，是该回家歇歇了。让学校给你们派个有经验的年轻老师来也许会更好。换了班主任你们应该会比现在更努力一点。这件事还没有交接好，到时候会正式在班团课上说。好了，现在是自习时间，先看书。”王妈敏锐地觉察出我们已经知道了她要离开的消息，没有避开，而是直接证实了。可也正是这样的直接，让一些女生直接红了眼眶。

好不容易挨到下课，我们都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想办法想要留住王妈。后来决定每人写一封信，一个个当面念好后再全部收集起来交给王妈。于是在下一节自习课中，没有一个人讲话，几乎所有人都抱着比写作文更加认真的态度一笔一划地讲述着自己对王妈的依依不舍。大家脸上认真的神情仿佛让空气都凝固了，庄严肃穆又凝重专注。

晚上，夜自习前，王妈一如往常早就到了教室给大家解答问题。但今天没有同学问问题。正当王妈有些奇怪眼前的状况时，班长按照约定先带头念了她写给王妈的信。接着，每一个同学都陆陆续续站了起来。倾诉着不舍，也宣誓一般地承诺着一定会努力拼搏，让高三这一年不白过。当最后一个同学也念完了之后，我们将信都投入了一个爱心状的礼物盒中。班长作为代表将这颗大爱心转交给王妈时，我们集体起立，对着讲台上的王妈大声地喊道：“老师，留下来吧！”一向喜怒不形于色，不苟言笑的王妈居然落泪了。

看着王妈布满岁月刻痕的脸庞被泪水打湿，我们也都哭了。也许在那个氤氲着温情与爱的时刻，大家和我一样，都在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更加努力去拼去搏。

最后，王妈决定留下来了。



这事当天就被罗股长知道了。罗股长是正营级，即刻勃然大怒，当着我们的面说：“什么东西，敢到我这里来敲锣卖糖！成天骗人家说自己是大学生，现在一见到真的大学生，就来训话过过瘾。还当着女学生的面说什么脱裤子，我哪天非派几个战士真把他的裤子脱掉不可，拖到这里叫他示范！”

我们想象着那个瘦精精的齐营副一丝不挂地站在土堆上的样子，很痛快。

大家笑咪咪地看着罗股长，觉得他真做得出来。罗股长扭头对陈排长说：“别受他干扰。今天倒有正事，上级来通知，收缴大学生行李中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明天就办。”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下乡，知道是一辈子的事，都带了一些书，防止自己真的成了农民。这些书，有哪一本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呢？第二天，两只装满书的水泥船离开农场要到县城去焚毁的时候，大家都在水边默站着，就像送别自己的灵柩。

后来知道，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留下了一二本。

我看到陈排长嗜烟如命，就向一位抽烟的同学借了一包烟，塞给他，顺便也就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一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两本书，正是那天我到废品回收站去卖书前，按照祖母的指令留下来的。

陈排长把那包香烟塞进口袋，紧张地拿起这两部书胡乱地翻看了一会儿，便问：“里边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林彪副主席的？”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解放军的？”我说，没有。

“你保证？”我说，我保证。

农活，没有一个季节有空闲。我的肩，一直血肉模糊，因为天天有重担在磨，愈合不了。但是农活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一旦下手就牵肠挂肚。天天去看秧芽活了没有，禾苗站住没有，水沟渗漏没有。过一阵，又去看稻子抽穗没有，穗子饱了没有……为了这个，还要朝朝观云，夜夜听风，像是着了魔，差一点把外面的政治运动忘了。有时，把家里的伤心事也忘了。

终于到了潮汛季节，农场的堤坝受到了严重威胁。那天傍晚传来警报，东北段的堤坝已经出现险情。我一听大事不好，立即招呼二十几个伙伴飞速跑去，到了那儿正遇到决口。这一决口，整个农场都会淹水，我们所有的劳动全泡了汤。我二话不说就纵身跳进水里，二十几个伙伴一起跟着跳了下来，我们紧紧地挽着肩膀，用身体堵坝，不让决口扩大，一直等到部队和农民赶来。我们被拉上岸来

的时候已经冻僵，被送到宿舍后，一个叫沈立民的盲人伙伴，用双手把我们的身子一一按摩回暖。

我在身子暖过来之后躺在床上，突然对于自己纵身堵坝的行为产生了后怕。倒不是怕死，灾难年月大家对生命看得不重。我怕的是，一旦自己出事，爸爸、妈妈、祖母和弟弟怎么办？

由于这件事,农场认为我们是“英雄”,正逐级上报,准备颁奖.与报纸上经常宣传的英雄相比,我们的动机、动作和效果都与他们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我们还活着.就在这个时候,从刚刚修复的堤坝上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我以为是报社记者来采访“英雄事迹”了,但很快发现不太像。

还没有来得及打听，它又开走了，却抓走了一个学生。两天后，又来了一辆吉普车，又抓走一个学生。

两个被抓走的学生，原来都是学生造反派的首领。这些天，还有不少上海工人乘长途汽车到县城，然后一批批朝农场赶来，他们也是来审查学生造反派的。

学生造反派，本来在学校里是我们的对头，但到农场后天天一起劳动，早已没有对立，成了朋友。想想也是，他们当时“造反”，只是响应上级号召罢了。我们不接受他们，也只是不理解上级号召罢了。现在上海的工人掌权者要大规模地整治他们，我们的立场立即站到了他们一边。更何况，与我一起跳到洪水里去以身堵坝的二十几名伙伴中，有十个是原来的造反派。我们早已“生死与共”。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张依芸